

劍客

從河姆渡遺址想到華社團結



今年4月25日，筆者隨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考察了距今有7000多年歷史的河姆渡遺址。

這個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鎮蘆山寺村的姚江北岸。考古學家貝爾伍德主張南島語族起源於河姆渡，可能在5000-6000多年前擴散到台灣；3000-4000多年前，再漸次往南到達菲律賓等地，開啟了南島語族在太平洋上「特快車模式」的擴散。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員孫國平在各國博物館走訪時發現，距離河姆渡遺址3000多公里外的菲律賓、6000多公里外的夏威夷，可以看到與河姆渡出土的石鏟相似的木頭加工工具。

廈門大學教授、中國人類學先驅林惠祥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的「環南中國海」區域古代民族關係，就是研究中國東南、華南與東南亞的古代民族關係。地理上提到的南中國海，具體是指北至廣東、廣西、福建和台灣海峽，東至菲律賓群島，西南至越南與馬來半島的狹長海域，連接著中國南部、中南半島、東南亞群島三大區域，並通過巴士海峽、蘇祿海峽和馬六甲海峽將太平洋和印度洋維繫在一起。1958年林惠祥的遺作《中國東南區新石器文化特徵之一：有段石鏟》發表，該文根據當時已知的考古材料，將有段石鏟的發展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階段，探索不同類型在區域上的分佈規律，並論證古代民族的遷徙路徑：「大體言之，大陸上的型式是以初級、中級階段的為多，菲律賓太平洋的以高級的為多，故應是大陸發生然後傳於海島。……在大陸上各地發現的有段石鏟也有前後的階段，在閩、粵、贛的多屬初級階段和中級階段，少有高級階段，在浙江、江蘇等處發現的便有高級階段。可見有段石鏟應是在閩、粵、贛發生，發展到高級階段然後向北方及海外發展。」

他認為在閩、粵、贛發現的有段石鏟多屬初級、中級階段，而菲律賓以及太平洋諸群島則以高級階段為多，故中國東南沿海是有段石鏟的發源地，然後傳播到東南亞海島。

2025年6月16日

楊文田

華盛頓閱兵日上演「不要國王」怒潮



2025年6月14日，美國聯邦政府在華盛頓舉行隆重的閱兵式，以紀念陸軍建軍250週年，也是特朗普79歲生日。此次閱兵是美國30餘年來首次大規模展示軍力，調動超過6,000名官兵、150輛地面裝甲車與火炮、50餘架直升機和戰機，沿憲法大道貫穿華盛頓核心區。特朗普親臨現場檢閱部隊，並向全國發表講話，強調「軍隊是國家偉大復興的中堅力量」。官方稱此次閱兵旨在激勵士氣、彰顯軍魂，但現場佈置、媒體規格與領袖個人地位的突出引發巨大爭議。在五角大樓警戒下，國家廣場成了權力的象徵性舞臺。

閱兵當天，全美50個州、超過2,000個城市同步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由「50501運動」發起，口號為「不要國王」(No Kings)。示威者指責總統將軍隊作為政治個人崇拜工具，抗議公共財政資源被用於「複製獨裁國家的表演秀」。尤其在紐約、洛杉磯、西雅圖、費城等地，抗議現場一度演變為激烈對峙，警方出動催淚瓦斯與防暴部隊，多地交通癱瘓，示威者與支持者之間發生激烈爭執。據CNN估計，全國當日共有逾500萬人直接或間接參與抗議活動，成為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非戰爭日抗議」。

兩黨對閱兵反應分化嚴重。民主黨陣營一致反對，批評這是「為一人加冕的舞臺劇」，是對憲政傳統的嘲弄。加州州長紐森表示，這不是對軍隊的尊重，而是對民主體制的侵犯。而共和黨內部也非鐵板一塊，儘管部分特朗普堅定支持者力挺閱兵，但多位共和黨主流議員選擇迴避或批評其「過度個人化」。有分析認為，這是共和黨內部保守憲政派與特朗普「強人路線」的又一次公開分裂，預示著黨內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路線鬥爭。

閱兵選在特朗普生日，象徵意味濃厚，正如法國巴士底日或朝鮮閱兵的政治含義。特朗普早在2017年訪問法國後即表達對「國慶閱兵」的羨慕，並屢次試圖推動類似活動。雖然前一任五角大樓高層曾阻止其成行，認為「軍隊不應淪為個人品牌工具」，但本任他通過新任國防部長與軍方高層達成一致，終於將願望變為現實。這種政治儀式正是特朗普風格的體現：強化個人魅力、淡化制度權威，將國家象徵與領袖個體深度捆綁。

抗議運動的組織者「50501」並非臨時

話說回來，1975年6月9日，馬科斯總統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簽署建交聯合公報，菲律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主席在會見馬科斯總統時，更說了「我們是一家人」，充分肯定菲中兩國長達千年的友誼。

兩國千年的交往史並非一帆風順，西班牙殖民政府從1603年開始屠殺華人，先後展開了七次大屠殺，在民國時期，由於居心叵測者造謠說菲律賓樂師在上海遭毆打而發生小規模排華事件，到二戰之後的一系列非化案，對華僑華人來說都是血淚史。但正面歷史也不少，譬如菲律賓華僑革命將軍劉亨傳留著辦子領導菲律賓革命軍反抗西班牙殖民政政府；出生於菲律賓計順省智亞旺社，中菲混血的新中國開國上將葉飛；二戰時期與菲律賓人民並肩作戰並獻出寶貴性命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參加祖國抗日的南僑機工和飛行員中的菲律賓歸僑等，都是毛主席口中的「我們是一家人」的最佳見證。除了上述例證，我們參觀的河姆渡遺址，也是毛主席口中的「我們是一家人」的鐵證。

反觀我們華社卻是一盤散沙，你爭我奪，甚至可以為了拍照站位問題，或者是為了董事、正副理事長頭銜爭得你死我活，對簿公堂，老死不相往來。

我們華社一直有個壞習慣，就是社團裡面出現分裂，一批人就會出來自己組織新的社團，無論是宗親會、同鄉會、商會、什麼碗糕會都不例外。這非但破壞了華社團結，更讓外人看出華社是各自為政，互相不服氣的散沙。

在菲中慶祝建交五十週年金禧之際，面對海上的爭端和摩擦，喜見兩國民間自發慶祝並獲得兩國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在這種相當敏感的時期，很多社團已經自覺低調活動，不再舉行極其奢靡的換屆就職活動，也減少了演講人數，更不會再拖到三更半夜才散會，這一點值得大家學習和支持，正如筆者以前講過的，避免再「噲噲滾」，宗聯提出的守時和節約更是值得肯定和效仿。

至於團結，部分社團仍需努力，以和為貴，畢竟在菲中慶祝建交的時刻鬧分裂，對華社，對社團都是不光彩的事情。

2025年6月16日

陳淳淳

在夏日的熾熱中探尋生命的真諦



夏天，宛如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以熾熱的筆觸在大地的詩箋上揮灑著濃烈的篇章。它帶著無盡的活力與激情，席捲而來，讓人们在驕陽下、在蟬鳴中、在暴雨裡、在繁花爭奇鬥艷中，體悟著生命的哲理與世間的真相。

夏日，是陽光毫無保留地傾瀉之時。那金黃的光芒如細密的紗幔，鋪天蓋地，將大地籠罩在一片光明與溫暖之中，這無盡的光輝，恰似生命中那些純粹而強烈的熱愛與追求，它毫不遮掩，肆意揮灑，讓世間萬物皆無所遁形。正如我們內心深處的夢想，當被點燃的那一刻，便應以這般熾熱的姿態，勇敢地追尋，不怕曝曬於眾人的目光之下，不懼烈日下汗水的流淌。因為，只有在這般毫無保留的追逐中，夢想的種子才能汲取充足的能量，破土而出，向著蒼穹奮力生長。

夏天的蟬鳴，是一曲激昂的生命之歌。蟬在地下蟄伏數年，只為在那短暫的盛夏裡，盡情歌唱，它們用盡全力，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彷彿要將一生的熱情都宣洩而出，這不懈的鳴叫，是對生命的熱愛與執著，也是對時光易逝的抗爭。蟬深知自己的生命短暫，故而抓住每一刻，盡情演繹著自己的角色。

人生亦如此，我們無法預知生命的長短，卻能決定如何度過每一天，是在碌碌無為中虛度光陰，還是像蟬一樣，勇敢地追求夢想，讓生命充滿意義？這是夏天帶給我們的思考。

2025年6月16日

王強

潮起湄南：在文明交響中書寫民間社團的橋樑之歌

——記泰國泉州晉江聯合總會與世界泉州青年（泰國）聯誼會



當晨光灑落在曼谷大皇宮的金頂，湄南河畔水氣氳氳，輕撫鄭王廟飛簷；遙遠的泉州九日山晨鐘悠悠傳來，似有千年回音，喚醒一段跨越時空的「下南洋」記憶。從刺桐古港到暹羅灣畔，從冰裂紋青瓷上殘存的工匠掌印，到沉睡於海底的壓艙石，這條千年航路早已超越貿易之途，而成為語言的通道、記憶的水脈、認同的河流，蘊育出異地紮根、生生不息的華人文社群。

在這條文明長河中，民間社團猶如湄南河上駛動的長尾船，以歷史為槳，情感為帆，書寫出一道連繫族群與文化的航線。他們既是漂泊者的精神港口，亦是語言與信仰的守望者，更是構築文明橋樑的靈魂擺渡人。

一、始於唐風宋韻的帆影

自唐宋以降，泉州港商舶雲集，素有「東方第一大港」之譽，成為中外文明交會之所。彼時阿陀陀耶王國已接納自泉州與潮汕遷來的商旅；素可泰遺址間的青瓷殘片，彷彿仍訴說著閩粵工藝的溫度與記憶。泉州灣的季風與暹羅灣的潮汐共振海上絲綢之路的節奏；市舶司的帳冊、三寶公廟的香火，皆靜靜記錄中泰文化的交融與互鑒。

在這條海路上的華人，不僅是文化的傳播者，更是文明的學習者與調和者。他們攜來的不僅是貨品與技藝，更帶來語言、信仰與生活的精神紋理，使「禮儀之邦」的風骨，在熱帶雨林與佛塔之間綿延展開。

二、明清海禁下的奔流

即便於明代海禁嚴峻之時，泉州人「向海而生」的文化本能從未熄滅。十七世紀，隨季風南行的閩南移民陸續定居暹羅，築起異鄉為鄉的命運共同體。吞武裡王朝的鄭信，以潮人之身扭轉乾坤，重塑政局；至拉瑪一世時期，華人在稅務與治理體系中已居中樞，深度參與社會重建。

他們不僅是經濟參與者，更在制度設計、信仰重構與語言延續中，實現了一種兼容並蓄的文化秩序。文化的韌性，恰在歷史逆流中愈見其深。

三、社群共生與文化韌性

民間信仰從不孤立生成，而是在多元互動中漸次交織與融合。泰國寺廟中，清水祖師與本土神祇並祀共壇；媽祖與象頭神共享香火空間。北天府府的慈靈宮、曼谷的七聖媽廟等，皆為信仰協商的實踐場域，展現「三教合一」的信仰圖景，體現閩南文化所蘊含的跨文化包容智慧。

「善堂文化」則進一步彰顯儒、釋、泰三教合流的倫理實踐，其核心蘊含儒家的仁義、佛教的慈悲與泰族「sati」（正念）之精神，構築起連結世代與族群的慈

善網絡，成為泰華社會中維繫精神的溫潤河流。

語言與族群記憶，如涓涓細流，滋養著南洋大地的文化肌理。童謠（天鳥、欲落雨）至今仍在漁村低迴吟唱；泰語中的「頭家」、「阿兄」、「龜」等閩語音譯詞，則是語言滲透的文化年輪，靜靜印刻著融合的歲月痕跡。

更深層的文化根系，則潛藏於僑批中斑駁的墨跡、私塾裡琅琅的書聲、會館中高懸的對聯。語言在流轉中傳承，記憶在傳承中凝聚，而認同，則在這條無聲卻堅韌的文化水系中，悄然生根，薪火相續。

四、合作共贏：經貿與文化的雙重脈動

從「走街串巷」到「出海登陸」，經貿與文化早已並行不悖。拉廊許氏家族的鑽石切割技藝——「雙玫瑰切割法」專利，已成為曼谷珠寶展上的閃亮名片；晉江企業家的航運網絡，覆蓋東南亞八成石材運輸，將南安水頭與泰國建材市場無縫銜接。

根據泰國中華總商會2024年報告，潮汕與閩南後裔掌控65%的橡膠貿易與52%的農產品加工，經濟網絡已成為文明互動的重要主軸。文化亦在創新中不斷延展：即將於2025年在湄南河畔舉辦的「閩南文化節」，將清水祖師與媽祖神像迎入曼谷藝術文化中心；舞獅與泰拳同台共舞，沙茶麵與肉骨茶共飄芳香，構成一幅信仰、藝術與生活交織的當代表現圖景。

五、水的隱喻與未來的航向

在泰語中，「水」象徵潔淨與滋養，亦寓意流動與再生。而閩南語的「水客」，從昔日海上商旅之稱，演變為今日文化流動與族群穿越的隱喻，象徵著記憶的流轉、認同的生成與歷史智慧的延續。

早在1292年，蘭甘亨石碑便刻下：「水為民生之本」，其治國理念與當代所倡「綠色發展」與「命運共同體」不謀而合。水，不僅是自然資源，更是治理的語彙、情感的介質與文明的語言。

對農耕社會而言，水是命脈；對遷徙族群而言，水是鄉愁的流動體，是記憶的寄存器。從清水祖師的慈悲精神，到媽祖橫渡天海的守護形象，水已超越其物質性，成為連結過去與未來的隱喻性橋樑，象徵著人類文明的不息長流。

尾聲：潮聲不息，橋樑永續

湄南河奔流不息，泉州港浪花依舊。民間社團如舟，以語言為帆，以記憶為舵，在時代激流中堅定前行。他們既記錄族群歷史，也參與書寫人類文明的長篇史詩。

當文化節的燈火再度點亮曼谷夜空，當華社青年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尋找身份的座標，中泰民間交響的潮聲，將如湄南河水，綿延不息，通往更廣闊的文明彼岸。潮湧湄南，未來可期。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